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七回 掃新壘猝遇計都星 訪神尼直劈無門洞

柳煙兒到唐宅，猶如鐵落紅爐。他本意求生，難道反來受死麼？只因聞得公子的夫人曾顯許多靈異之兆，只這公子之死，還是沒福，夫人必是大貴的。自恃聰明伶俐，可以隨機應變。夫人若是守節，他也能守；夫人若有貴顯，他也還望提挈；若是差不多的，還可弄之股掌之上。原有個主意，敢於挺身而來，不是單為著怕抵命的緣故。及見賽兒智略非常，慷慨大量，已是十分驚服。思想要得夫人的心，沒處下手，只得鎮日不離左右，小心伏侍。到晚便哭公子，窺夫人之喜愠。忽聞春蕊傳喚，柳煙疾忙趨向夫人跟前，雙膝跪下。夫人道：「公子從那年上嫖起？有多少次數？怎麼把公子弄死了？可將原委供來。」柳煙道：「公子第一次來，是在濟寧州，八月十五，正值婢子的生日。公子道：『我與你同年同月同時，我是卯時。』問小婢是辰時，所以蒙公子錯愛。」賽兒一想，原來公子易了時辰來求親的。又問道：「這有三年之久了？」柳煙道：「雖有三年，前後各止三次。公子常說月仙人傳授採陰的妙法，小婢也是有胡僧傳授採陽的訣兒。前在濟寧三夜，公子贏了，要娶小婢為妾。原是有約到蒲台的。公子又疊連贏了兩夜。婢子原勸公子回來，稟過夫人娶回家內，永侍枕席。公子說必要三戰三勝，寫了降書才回去哩。那是小婢子該死，只得把胡僧的丹藥服了一丸，才支持到五更。不期公子陽精湧出，小婢子萬副難贖。」夫人道：「這有幾分實話。」

柳煙見夫人說是實，探手在胸前錦函內取出一串珊瑚數珠獻上道：「這就是胡僧留贈婢子的。」夫人無問：「胡僧贈你重物，必有緣故。」柳煙道：「他說我……」又住了口。夫人道：「你不實說，就是奸狡。」柳煙道：「這是胡僧的胡說，婢子向來不信，今夫人垂問，只得老著臉說罷。他說婢子是雙鳳目，日後必然大貴，還要作與他的道術，故此留為紀念的。」夫人道：「這等，你不該獻出來了。」柳煙道：「不獻此珠，是有二心了，還說甚麼伏侍夫人，為公子守節呢！」夫人道：「如此，權且收下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就起身到鮑母房中，具述柳煙的話。鮑母道：「少不得他有貴處。」賽兒道：「貴不貴在我。」鮑母道：「自然在你，機緣到日，才得明白。」賽兒自此之後，就沒有處置柳煙之心了。柳兒又更加勤慎伏侍，竟得了夫人之心。

到了新寒食節，賽兒要去掃墓，吩咐柳兒與春蕊、翠雲並老梅婢同去，餘者留看家下。鮑母道：「我也今晚要到一處去，待汝拜過墳墓，在中途相會。」賽兒道：「太太坐車還是坐轎？」鮑母道：「我只用腳，黑夜可走。」賽兒已悟其意。比到黃昏，初月方升，鮑母道：「我去也。」賽兒隨到中庭，只見鮑母把腳在地下一跌，彩雲從地而起，忽升半空。慌得諸婢跪拜道：「噯！原來是活佛。」仰看時，冉冉向東去了。賽兒遂於次日去祭祖宗、父母並公子之墓，痛哭一番。各婢亦皆助哀。

焚化金銀紙鏢已畢，賽兒道：「山色甚佳，我們閒步閒步。」只見岩坡下有一人來，似秀才模樣，兩個鼠子眼睛，光溜溜的左看右看。霍地裡走到賽兒面前，深深一揖。柳煙見有些詫異，就來擋在賽兒前頭，大聲道：「汝是何人，敢來攔路？」那人裝著文腔嘻嘻的道：「小生姓計，是蒲台學內有名的秀士。先父做過巡城察院，誰不知道我是計都星？」柳煙道：「既是秀才，就該達禮，你向誰作揖呢？」那人道：「有句話上達夫人：小生舊歲斷弦，要娶位絕世佳人為正室；若非夫人，如何配得？原要煩冰人來說，今日天作之合，中途幸遇，定是姻緣有分了。故此斗膽，不嫌自媒。倘或不允，小生就死也不放夫人走路。」夫人大怒道：「瘋孽畜！敢是尋死麼？」柳煙道：「陝走快走！遲就叫人打個死。」

那人揜衣攘臂，正要來搶賽兒，忽半空中大喝道：「假秀畜，不得無禮！」那人頃刻自己剝得精光，背剪在樹上，卻是沒繩索的。原來是母，按落雲頭，將手指著岩凹裡，虛畫幾畫。遠遠見五六個人，骨碌碌滾下山坡，也有磕著石頭、折了手足、破了頭腦的，都在山溝裡掙命。眾婢見了大駭，賽兒喝令：「老梅、柳兒，快折取粗壯樹條，鞭殺這狗賊奴，叫他做大痛無聲的鬼。」兩人替換著盡力痛鞭，春蕊等又將小石塊兒夾頭夾腦的亂打。打得滿臉鮮血淋漓，遍身鞭得似赤練蛇一般。始猶哀求饒命，落後打得聲音都噙住了。

鮑母道：「且寄下他的狗命！」隨向賽兒道：「何不坐轎，遭此無賴？」賽兒道：「恐坐轎走得快了，迎不著太太。」鮑母道：「總是他叫了計都星，就該有這厄難，凶星惡宿的名目，可是假得的！」計都星又哀聲叫道：「我今後再不敢叫這名字了。」鮑母才放了他。倒在地上，動不得一動兒。

看書者要知天上有四個大凶宿，叫做炁、孛、羅、計，開闢以來，與日月為難的。這姓計的，原是舊家子弟，只因貪嫖好賭，產業敗盡，恃有青衫護身，專於設局訛詐，蒲台人無不怕他，所以贈個美號，叫做計都星。他打聽了賽兒上墳日期，竟約著好幾個無賴要來搶去。起初見轎夫不遠，且說些文話，再遲些兒，那山岩裡藏著的惡徒，都來下手了。真的計都星與日月為仇，係是邪去犯正，所以假的也要應應這個意思。諺云：「無假不成真。」這句話是不錯的。

當下鮑母攔了賽兒的手，說：「我來迎汝，是要到個所在。丫鬟們去不得，打發他們先回家罷。」老婢道：「婢子求太太帶去走走。」鮑母用手一指道：「你看山溝裡的人，已起來把計都星抬去了。」眾婢回頭時，鮑母使個隱身法，倏然不見。老婢道：「奇怪，怎麼這樣走得快！」翠雲道：「想是夫人被這老狐精拐去了。」老婢道：「胡說！夫人是彌月內太太撫養到如今的，我算他引夫人去會什麼神仙，故此背著我。我等下賤凡人，怎能同走？快趕路罷。」時家人與車轎等都在前邊，急問：「夫人呢？」老婢答道：「同太太到個所在，明日才回來哩。」家人等就斷趕著大伙兒去了。

且說鮑母引著賽兒，用起縮地法來，頃刻到一座峭壁之下。壁中有四個朱字，是「無門洞天」。鮑母問道：「可要進這洞去？」賽兒道：「只為無門可入，我偏要進去，方顯道心堅確。若一畏縮，不但進不去，也就退不去了。」鮑母道：「汝志向如此，那怕他無門呢？」遂將左手大指在壁中間直劃下去，那峭壁剝喇喇就指痕處分開，剛剛把四個字截為兩半。鮑母引進賽兒，那峭壁依舊合攏上來。

洞內兩邊都是石壁，中間一道是天生成的冰紋白石街，有丈餘寬闊。街之左右翠鬱菁蔥，皆盤槐、絲柳、剔牙松、瓔珞柏、湘妃竹之類，清音蕭瑟，風氣動人。又有垂蘿百尺，掛於峰頭，薜荔千重，繞於岩足。再進是座石門。上有「曼尼道院」四字。院周遭奇花珍卉，其色如五雲燦爛，其香如百和芬烈。賽兒指一種翠藍色的，一本數幹，其葉如牡丹者，問：「此何花？」鮑母曰：「翠芙蓉。石曼卿所居芙蓉城有五色，此其一也。」又指一樹，高有數丈，花色淺墨帶赤，圓如磬口者，鮑母曰：「玄珠花。許飛瓊所居蕊珠宮有五種，此其一也。」又指一種木本叢乾，花簇重樓，猩紅奪目，大如甌者曰：「此京口鶴林寺杜鵑花。即志書所載為殷七七於重陽日，用符水咒開，夜間見一紅綃女子，移花而去，樹隨枯死者是也。」又指一樹，大可十圍，聳幹直上，花皆千葉，色淡紅，鬚絳紅者，曰：「此即揚州瓊花。宋元間屢移禁苑，即漸枯萎，歸於觀中，則復榮茂。後於至元十三年移於此地，廣陵遂絕。斯二種亦仙花也，偶落人間，為凡人播遷流玩，所以徙於無門洞，全其天也。」餘皆不及細問。

已到一座大石橋邊。橋下粼粼碧石，水多從石罅穿走，琮琤淨淨，音韻清冽。中有一物，似魚非魚，似蛇非蛇，四爪有如蠍虎，其鱗甲又似人間盆內所畜朱魚，有八九種顏色，大者尺許，小者二三寸。賽兒驚問：「此何魚？」鮑母曰：「龍有九種，此九種之餘支也。能變化升騰，興雲致雨，惟峨嵋山頂石池內有之，但無此各種好顏色。」過橋、石坡之上，草有紅心者，有玉蕊者，有如綬帶五色者，不可名指。賽兒問：「仙草至秋凋否？」鮑母道：「仙家花草，一開五百年，則老而謝去。一邊謝，一文開。謝則隨風而化，不墮於地，所以謂之長春也。」

又進一層碧石門，上有一座大殿。庭左右四株大梧桐其高參天，有鳳凰和鳴其上。庭之中，有池一方，可鑿鬚髮。內有奇奇怪怪的水族。正要看玩，殿門鏗然而開，一剪髮頭陀，雪白圓臉，齒黑唇朱，眼帶凶威，眉橫殺氣，身披絳紅衲袍，外罩杏黃袈裟，隨著兩個女道童出來。那頭陀；笑，疾趨下階迎接進殿。賽兒倒身下拜，各施禮畢。

頭陀指著鮑姑向賽兒道：「這個老媒婆，引著你來與我做夫妻哩，賽兒知是要笑，隨應道：「唐姮凡間陋質，敢承先師見

愛？」頭陀道：「只恐你要與林公子守節哩。」賽兒道：「多虧我；太道力，點化唐姮，雖沾染半年，而夙孽已完，塵心已淨正好皈依法座。」頭陀道：「那個話還有些假。你在墳上何等痛哭呢！」賽兒笑應道：「正是落在其中，未免有情。」頭陀大笑。鮑母道：「你不知他修的是魔道，有個孽龍丈夫，被許旌陽鎖在井內，直等鐵樹開花，才放出來，好不難過？」頭陀道：「我且問你：昨日到家與葛洪說什麼？」鮑母道：「胡說！我去回了織女娘娘法旨，又到玄女娘娘處，請示講天書的日期。我在洞府門口過，怎不進去？」頭陀道：「也為知訴了多少相思哩？」兩仙師善戲謔兮，胡盧一笑。賽兒正凝視殿上匾額，是「獨辟玄庭」四字，向頭陀請教。鮑母道：「這個怪物，叫做曼陀尼，是羅刹女的小姊。說個『獨辟』，自謂不皈玄、不皈佛，獨出二教之意。」曼尼道：「強似你們學仙的，跟著人腳步走路。」賽兒方知來歷，心中暗想：「為何太太引我入於魔道？」

時女童已擺上果品來，是蒲州朱柿、閩中鮮荔、遼東秋梨、松江銀桃，雖是世上有的，卻非同時之果，亦不能聚在一處。又擺列上龍肝鳳髓、象腦熊掌諸般珍品。鮑母道：「我們吃素，不像你們魔道，專嗜葷腥。」曼尼道：「我皈依大士，受戒之後，也吃的是素。只因舊日那些邪魔朋友，常來攪擾，必要用葷，又不能拒絕他，故此備著的。就是我甥女剝魔聖主，也常到此，少不得這些東西吃哩。」隨叫擺素上來，是天花菜、松菌、榆耳、甘露子之屬，無甚奇異。獨有落後兩盤，味極精美，賽兒問何物，鮑母道：「這是玉蕊芽，那是瓊花蒂。」又送上四碟糕，其味甚醇，其香甚濃，問是何物，鮑母道：「此八仙糕也，其方出自鍾離仙師，秘不可傳。」賽兒用過些須，即覺神清氣粹，無異醞釀。轉眼看庭中日影方斜，因忖道：「我到峭壁時，已是日沒時候，差不多坐有五六個時辰，為何天氣倒早了？」

正在躊躇，頭陀邀賽兒到洞後遊玩，真個珍禽異獸，無所不有。又到曼尼房內，設有五色石榻，其細如玉，掛著蛟綃帷，其輕如煙；鋪著正魚鱗簟，其冷如冰。賽兒問：「何無衾褥？怎樣睡覺？」鮑母道：「神仙不睡覺，縱使酣臥片刻，連石榻都溫暖了，所以不設衾褥。」仍到正殿，時已列酒肴矣。曼尼指著殿樑上說：「可將這個取來交付，然後飲酒。」鮑母道：「吾兒聽者：這是天書七卷，寶劍一匣，是南海大士賜與你的，命曼師謹守於此，兒速拜受。」曼尼伸出母陀羅臂，在樑上取下。捧在手中，向南正立。賽兒五體投地，八拜接受，供於上面香案中間，方同坐舉杯。鮑母謂賽兒道：「此酒是花房中天然釀出，名曰花露英。」賽兒道：「昔日看《南嶽嫁女記》，載有花房釀賜飲二秀士的，是否？」鮑母曰：「然也。」賽兒看那果肴，橄欖有雞子大的，櫻桃、金柑都有杯子大的。有一大盤四個鮮桃，自度索山來的。有一大盤細碎紫色的，叫做瑣瑣葡萄，自西域來的。各品略嘗了些。殿上四角有四顆明珠，漸漸放出光來。鮑母道：「天晚了，作速回去罷，恐他們見神見鬼的胡猜哩。」曼尼道：「還是縮地？還是駕雲？」鮑母道：「我兒尚是塵軀，如何駕雲？」曼尼道：「要我等道法何用！」於是教賽兒捧著書、劍兩人各掖一臂，喝聲：「起！」一朵彩雲冉冉升空，向西行。從來凡夫重於泰山，賽兒幼服仙乳，又加修煉，肌骨有仙氣，所以翼之凌空，不費些力。

片時到了家中，恰是點燈時候。眾丫鬟來接著，見了個古怪頭陀，大以為異。柳煙問：「夫人如何一住七日？家中都放心不下。」賽兒道：「原來七日了！我卻只得半日怪道洞門外是返照，洞中卻是亭午時間。」曼師道：「可將天書、劍匣，供在正廳樑上。」賽兒親手安置頂禮畢，當夜安息無語。

次日五更，賽兒就到鮑、曼二師房裡，拜請教習天書。曼師道：「早哩，教天書的另有人哩。」鮑師道：「兒還不曾細看天書、劍匣，都是一塊整玉，並無可開之處。要請玄女娘娘下降，方才開得。」二師遂同著賽兒到大廳上，仰面細看，全無合縫之處，正不知何從放入。方知天上奇書，不是掌教的，就是別位仙真，也不得輕易看見。於是賽兒向上又拜。曼尼道：「我們今日就定個座位。汝乃掌劫娘娘，自應居中，我們各左右坐。不要等到稱孤道寡，然後遜讓，就勢利了。」賽兒決意不肯道：「那有弟子坐在師之右，孩兒在母親上邊之理？」鮑母道：「我原是奉著西王玉旨，曼師奉著南海法旨，來輔翼的，並非為主之人。汝掌劫數，自應南面稱尊。若不該坐，則天書、寶劍，也不該授你了。」於是賽兒不得已居中，曼師左，鮑師右，各南向坐定。

曼師見眾婢站著，問：「那個是把公子弄殺的？」柳煙跪答道：「是小婢子不才。」曼尼道：「這正是你的大才了。」又向著翠雲等說：「你們四位，大約同心並力，還殺不過公子哩。就你四位，那個強些？」各漲紅了臉，含羞不答。賽兒指著翠雲、秋濤道：「他兩個心有餘而力不足。」曼、鮑二師皆大笑。

翠雲骨朵著嘴走去了，紅香亦隨後走到房內。翠雲道：「這個浪頭陀，定是個狐狸精。那有神仙肯說這樣話的？」紅香道：「正是，才到我家，又從未與他笑謔，如何就把這個話來問，把我羞到那裡去？」只見秋濤也走來道：「我看起來，這頭陀是男身，只所是鮑老的漢子。牽到這裡，連夫人也守不成節哩。」翠雲又道：「敢是這方白石兒，說有天書在內，我不信！知道他們幾天在山裡做什麼？」誰知老婢有心，竊聽得明明白白，心中大惱。奔到夫人跟前，細細告訴。方才說完，都走來了。曼尼隨在袖內取出三個盒子，每婢各與一枚，說：「天書匣是無縫揭不開的，怪不得說是個假。這盒兒是有蓋的，若揭得開時，我就揭開石匣把天書給你看。」三婢各接一枚，一揭就開，卻有指頭大的小猴兒跳出。正看時，一個個跳入三婢褲襠裡，鑽進玄關，在一點要害靈根上，爪掐嘴咬、頭撞，遍身骨節都酥麻了。面紅耳赤，擰腰扭頸，要死不得。賽兒大笑。

曼師道：「他是犯了罪的，我今叫這個猴兒從口內攻將出來。」翠雲等覺道猴兒只管上攻，疼起來了，都著了急，跪下磕頭，求鮑太太勸勸。鮑母道：「你們若與公子守節，永無二心，我方勸得住。」三婢齊聲道：「若不守節，死於刀劍之下。」曼尼遂收了法，那三個猴兒跳出來，倒在地上，卻是三個橄欖核。老婢道：「這兩頭尖的東西，鑽進去，好不難過哩。」只聽得門上報道：「姚相公家妙姑娘到了。」鮑師道：「正好機會哩。」請看：

殺運未來，早授夫天書奧妙；侍兒初至，尚依然月殿清貞。正不知下回如何講授天書也。